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清风冷看

1995 年卷·小说

鸽 鸽 著

21 SHIJIWENXUE
ZHIXINGCONGSHU
1995NIAN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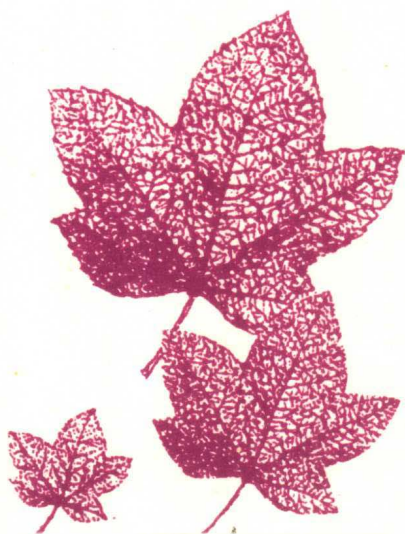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5年卷·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青
风
冷
看

鸽
鸽
著



清 风 冷 看

鸽 鸽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62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164-5/I·1931

定价:11.40 元

总 序

冯 牧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

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

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盛夏骄阳似火之日，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远避尘嚣，于清凉宁谧气氛中，平心静气，融洽无间地

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顾 问 冰 心 艾 青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冯 牧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

(注:*号者为常务编审)

总策划 白亚南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目 录

清风冷看.....	1
南山有鸟	75
故乡擦肩而过.....	159
墙上的窗户.....	194
编后记.....	亚方 245

清风冷看

何世欣那年十四岁，说不懂事吧也懂点，当他一眼看见身着军装的父亲带着那个满脸脂粉的女戏子踏进他家大门的时候，他连愣都没有愣一下，转身就跑走了。弟妹们也跟着他惊呼呐喊，耗子躲猫般地从他们父亲眼皮底下溜走了。何家文呢，好像也没工夫去注意这群没礼貌的娃儿们，一个劲地对那个娇滴滴的女人媚笑。

此时此刻何家文的结发妻子王翠萍正在地里掏红萝卜，一边还寻思着晚饭的问题。远远地看见大儿子何世欣带着弟妹惊呼呐喊地跑来，她没理会。娃儿们跑到跟前，全喘着粗气，妈啊妈地叫个不停，王翠萍照样不理睬，自顾自地掏她的红萝卜，“死瘟丧！不在家看着点鸡，惊疯活扯地做啥子？简直不懂事！”

“妈——妈——来了，来了！”

“哪个来了？吓得你们这么惊疯活扯的？”

“来了！妈！来了！是她！是她来了！是她——”几个七八九岁的娃儿扯起嗓门一阵乱叫，像大祸临头一样。

看着弟妹们，何世欣心里不大好受，他后悔自己这样冒冒失失地跑来，这时候的王翠萍已经把将信将疑的目光移

到了何世欣身上，像是在问，“是她吗？”何世欣望着他妈，没作声。

天不明也不暗，映着王翠萍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她确实是有些丑，不说打扮，不说和城里人比较，就是在他们村里，她也被一些刻薄的人称为丑婆娘。那张脸好像是一把刀，额头和下巴很突出，而中间的鼻子部分整个地塌了下去，像被人狠命地击了一拳似的，一双耗子般的眼睛奇小无比，挂在额头的凸起和凹进地带的交界处，紧连着扁平的鼻子，而额头又格外地高耸，那双眼睛于是乎就给人一种不能往上看的感觉。事实上，王翠萍活了大半辈子，也确实确实是很少抬起头看人，她早已习惯埋着头和人说话了，即使她丈夫的地位在村里是无人媲及的。而这个时候，也就是儿女们把那个女戏子到来的消息告诉她的时候，她以她少有的勇气抬起了她一直都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抬起的头，用她那双见了光就要眨巴的眼睛注视着何世欣。这样一来，她就显得更加苍老，更加丑陋了，额头上的皱纹简直刀刻一般，直往何世欣心里扎。他不敢再看着妈的脸，把头埋下，只是用脚一个劲地往田坎上磨蹭，妈命苦，这是没法子的事，外婆经常这样给妈说，妈只是听着，她一直就是认了的，这次她还会认吗？何世欣心里有些害怕。

“都给妈回去！”王翠萍在愣了好半天以后，终于拉大了嗓门大声吼起来，“都给我回去！跑出来干啥子？——别个？别个！别个是哪个？别个又咋个？别个来了又咋个！别个来了你们就不敢回家了唆？回去！都给妈回去！”

娃儿们不动。

王翠萍急了，三步并做两步地跳出红萝卜地，操起手中

的红萝卜就往他们头上打去，“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快回屋去！”娃儿被当妈的追得满地乱跑，哭喊不停，王翠萍依然一反常态地大声叫骂，“欣儿，还不快把弟妹们带回去！你们是想存心气死你妈不成？你们这些没出息的！”

王翠萍第一次这样不留情面地骂她的儿女们，何世欣懂得他妈，他知道妈心里不好受，可听见妈这样失去理智地狂喊乱骂的，心里更不好受。他走了，带着一群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弟妹们走了，走了一截，他又回过头来看，远远地，他看见他妈坐在萝卜地里，垂着头，蓬乱的头发披散着，像一团烂谷草，在并不明亮的天底下，红萝卜苗竟显出格外的绿来，刺得人眼发胀，它们排陈着，绕着妈的身子，无声无息。

何世欣的父亲何家文是那些年辰白头溪唯一的出息人，据说是因为家里包办婚姻，娶了一个丑媳妇，也就是后来何世欣的妈王翠萍，这个在省城念过书的洋学生一气之下就从军走了，当然临走前也没忘了给他家里留点香火，何世欣也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直到五年以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因为五年以后何家文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师长了，所以包括王翠萍在内的所有的家里人族里人村里人，也都非常能谅解他五年之内杳无音讯的行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只是因为何家文回来的时候没有像以前村里大多数当官的人那样耀武扬威的，一点也没有衣锦还乡的派头，所以，村里人对何家文这个师长头衔就开始了几种说法。一说何家文这个师长是光杆司令，有名无实，捞不到油水，要不然他家不至于到现在都请不起长工，而他家那片瓦房，不说比不上溪那边的郭家，就连没当官的何二爷也比他家富泰些，至于那个老实巴交的王翠萍给他生了五六个娃

儿，依然没有享到一天福，就像穷人家的婆娘一样，没日没夜的在地里干活，粗手粗脚地上不得堂面；又有人说，何家文实权可能还是有的，只是为官清正廉洁，操守端正而已，决不以权谋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对何家文有好印象，显然是为其开脱；而最流行的说法，大概也是最接近真实的一种说法是，何家文把他有限或无限的财产（这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了，不管怎么说，何家文腰包里的银子比村里任何一个人多）都用在女人身上了，他生来就是个风流性子，加上丑婆娘的缘故，在外拈花惹草的更是家常便饭。村里人说他的女人多的是，换来换去的任他挑，而他最近一段时间里最偏爱的女人据说是个唱戏的，还说那女人在省城红得发紫，村里到过省城的人还听过她唱戏呢，说她人长得之水灵，戏唱得之好听，那是没说的。这天下午，何家文他硬是把那个唱戏的女人带回白头溪了，打他俩一下汽车，在镇上一露面，消息就不胫而走了，而那些一贯相信何家文在外养女人的人，这会儿就像是自己中了头彩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所有好心的和不安好心的人全都把目光盯着他家那扇总也不关的大门，等着好戏看。

天麻麻黑那阵，王翠萍回来了，她的背兜里装满了刚从地里摘回来的新鲜菜，红萝卜、芹菜、芫荽、土豆、花菜一大背兜，还有专门到镇上割的好几斤猪肉牛肉。王翠萍眼圈红红的，这是何世欣一眼就看出来了的，他知道妈哭过了，可王翠萍看见站在门口的何世欣，只是很快地把眼睛收了回去，头埋下，不作声了，很快她便装成没事的样子，径直朝灶房走去，一进屋她就把背兜往灶边一放，招呼娃儿们到河边淘菜去，自己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切起肉来，那忙乎

劲，甚至有些像有贵客来临一样。

吃饭前王翠萍好像没有到客房里去见过她的丈夫和丈夫的那个相好，她的丈夫及那个女人也没有出来招呼一下，好像所有的一切都非常自然，等王翠萍把饭做好了，叫娃儿们到客房里喊一声吃饭了，大家也就坐在一张桌子旁了。

吃饭照例是在堂屋里，娃儿们一个不漏地上桌，似乎也并不避讳什么，何家文并没有多看几眼已有一年多没见面的妻儿，只是叫娃儿们喊那女人金姨，叫那个叫金姨的女人叫王翠萍为大姐，于是乎，一切事情好像都解决了。他只顾替那个女人拈菜，而妈呢？何世欣觉得一口饭都吃不下，他眼睁睁地看见妈还没有等桌上的菜变凉，马上又急急忙忙地端下去，换上一碗热的上来。天并不太冷，菜也不会冷得太快，但妈呢，在红萝卜地里，他看见他妈那样抬起头，那样抬起眼睛，那样骂人，他还以为他妈真要有点反抗，可现在，他看见妈更加殷勤地照顾父亲，换了这碗换那碗地来回奔走，心里很不是滋味。而那个女人简直是目中无人，用她娇滴滴的声音假惺惺地说两句客套话，又和何家文打着谁也不懂的哑谜，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把她本来好看的嘴唇绷得紧紧地，泛着油亮，一闪一闪的。相形之下，王翠萍太老，也太丑，坐在一旁有些像一堆无人问津的烂东西，尤其是那脸皮肤，简直像老黄牛一般，让人不忍多看。

那个时候何世欣还只有十四岁，他并不懂得从那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对父亲、对父亲的那个女戏子的憎恨叫做阶级仇恨，更不懂得自己对可怜的妈妈的同情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尊叫做阶级觉悟，或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他所在的县刚刚解放不久，他就在解放军同志和村里共产党员的教导和帮助下，勇敢地站了出来，批斗他父亲了，尽管还没有批斗两个月，他父亲就因为罪大恶极而被逮捕，并很快被镇压，但他的大义灭亲的行动显然赢得了不少党员干部的好感，并很快被推荐到县文化馆工作，一个月以后，又被保送到北京学习。

临出发的那天上午，何世欣和他妈告别，他妈哭得像泪人儿似的，但依然不理他，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任凭屋外的娃儿们哭爹叫娘的，她硬是不开门，一个劲地哭，一个劲地骂，骂何世欣不孝，活生生地把自己的父亲送进了监狱送进了坟墓，哭天抢地地说从今以后不再认这个儿子。何世欣一直站在门外，没作声，等着他妈骂够了没声息了，他就背起铺盖卷，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一滴眼泪，他身后一串被吓得不知所措的弟妹们的不知所措的哭声，哥哥妈妈的喊声传遍邻里四周，引得无数爱看热闹的人挤满了院坝。何世欣依然走了，他走得非常快，三步并做两步，几步就踏出了院门，像逃一样。过了两三个菜田，后面的闹嚷声也就很快听不见了，周围静得厉害，一点声音也没有，连狗吠的声音也没有，人也没有，他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不知为什么，都快走到大路边了，他才发现四周并不是没有声音，其时那蝉声就一直在叫，而且那声音还非常的大，大得把四周的声音全都压回去了。怪不得，何世欣这样想了，站在大路边没动，怪不得！然后他愣了愣，用手把背上的背包狠狠地往上托了托，稳稳身子，挺起胸昂起头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

蝉声发出更加巨大的轰鸣。

现年六十岁零两个月零三天的何世欣睡在床上，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在思考着怎样打发退休以后的第一天的时候，想起了他年轻时候的这些事，本来他已经感到自己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不要说是几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有时是几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就是几天前发生的事也不定记得清楚了。可今天早上不知怎么回事，以前的事真还有点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脑子里，是突然不上班了，脑子里一下子没事了，还是其他什么，何世欣这样躺在床上将近两个小时了，还没把它给想清楚。

他每天早上总是六点钟准时起床，六点半出去拿牛奶，七点准时吃饭，七点半从家里出发上班，慢慢地走，差十分八点到机关，然后抹抹桌子，泡杯茶，也就到上班时间了，每天如此，这种习惯已经坚持了两三年时间了。可上上个礼拜的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然现在，它已变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了。那天，他工作得好好的，却被一个刚当上人事处长没几天的毛头小子客客气气地叫去了说你——从——今——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你——老——在——家——休——息——吧——何世欣一想起那天的情形就鬼火冒，干嘛呢？你这么客气干嘛呢？要想把我一脚踢出去你就明说，做得那个娘娘腔让人想呕吐，老子进城当干部的时候，你他妈还不知道人是怎么回事，我何世欣就是沦落到上街讨饭的地步，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何世欣这几天来一直骂骂咧咧地，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活生生地丢了好几斤肉，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逃不过这一天，也就是说，逃不过今天，何世欣满六十岁以

后的两个月零三天，他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也不能再去上班了，他在上面工作了几十年的办公桌被处里边那位来了半年还没坐上办公桌的大学生占用了。这个几乎带侵犯性质的举动，显然得到了来自上上下下的首肯，或至少是默许，何世欣对这点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要不然小夏还不至于那样，不至于此的，他毕竟还是我的下级嘛，我什么时候敢对上级做出过这等事？那肯定是还有更上级的人在背地里支持，肯定，他这样想了，也就下定决心彻彻底底地退了，不管怎样，总还不至于死皮赖脸地让人笑话吧，像评职称的时候，别人笑话他没有过硬的东西，连工厂厂史公社社史都搬出来了一样，算了吧，就这样结束了吧！结他妈的束！

于是乎，便有了今天，便有了对往事的回忆。

结束还是开始？

退休后的第一天大清早，就那么突如其来地想起了好几十年前发生的那些事，何世欣觉得有些怪，怕不是什么预感吧，他一直在想这事，如果是预感，又会是什么预感呢？他睡在床上已经这样磨磨蹭蹭地眠了将近两个小时了，客厅里的时钟软嗒嗒地响了两次，他很清楚已经是八点钟了，但他依然不愿起床，他确确实实不知道起床以后他可以干什么，显然，长期养成的习惯，用不着他自作多情地去帮妻子作家务事，他知道只要他一迈进厨房的门，他的那个脾气越来越暴躁的妻子就要把他轰出门去，说上那些已经可以倒背如流的话，比如她最不愿意在做事的时候别人来插手，有人往她旁边一站她就心慌之类的话。做家务事肯定是一件乐事，可妻子把这乐事给独揽了，虽然她是出于好心，不做家务事又干什么呢？何世欣很清楚自己，他长那么大，从